

星

魄

柳残阳



柳残阳作品全集

星 魂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(上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星 魂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(下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 葛佳映

封面设计 静 彦

星 魂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21 印张 8 插页 472 千字

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0

ISBN 7—80605—337—9/I · 289

(上、下两册)定价:28.50 元



柳残阳 近照

柳残阳先生，本名高见几，从事新派武侠创作三十多年，推出长篇小说近八十部，风靡海内外，享誉极隆。目前仍处于创作旺盛期。其作品功力深厚，构思奇巧，雄浑处犹如风嘶雷吼，浪骇涛惊，柔腻处恍若花垂露滴，鸟倦虫潜。读过一部又一部，部部精彩绝伦，品过一回又一回，回回妙趣横生，致使一大批读者如醉如痴非读不可，欲罢不能，在社会上自然形成了一群“追柳族”。当代武侠小说评论家有言：“不看金、古、柳，枉在世上走！”此言甚是。

内 容 简 介

闪星魂铃寒山重中了白龙门的秦洁下的毒后，又连续遭遇凶险。幸遇噶丹为其祛毒，伤愈后便遵诺为噶丹去杀五台山上一女人。

路上又遇凶险；也遇到美艳的梦忆柔。当三个凶煞逼问梦忆柔九折十三曲玉轴的下落时，寒山重杀得三凶煞两死一伤。此时现身的无缘和尚邀寒山重两月后去南疆按图寻宝，并以寻得的财宝周济世人，寒山重慨然允诺。

寒山重登上五台山去取那女人首级时，发现那女人竟是梦忆柔的母亲。在母女的泣求下，寒山重放下屠刀，并听到了一个恩怨难了的故事。

其实噶丹并未尽除寒山重身内之毒，两

人相见后，寒山重将其重伤。突破白龙门的围堵后，濒死的寒山重听到了梦忆柔爱的表白。幸遇毒婆子根除了寒山重所中之毒，他便与梦忆柔双人单骑返回浩穆院，——寒山重是浩穆院主。

院内已出内奸，寒山重用计查出是留仲和凌玄二人暗通大鹰派。大鹰派联合狼山派等七大帮派合力进攻浩穆院。寒山重率众拒敌，又发现侍卫头领固光等被三月派展飘絮收卖后，劫持梦忆柔，并欲行非礼。幸为寒山重救出。

打败诸敌后，寒山重带着梦忆柔去白龙门和五台山。

目 录

- 一、铁蹄 腕铃 阎王笛子 (1)
- 二、郁毒 情债 母子强盗 (20)
- 三、拘魂 守魂 勿回岗上 (42)
- 四、脱走 续命 神蟒蛇眸 (53)
- 五、旧仇 新恨 豹齿莲刃 (72)
- 六、林幽 景雅 国色天香 (91)
- 七、苦僧 魅影 玉轴藏迷 (104)
- 八、血溅 尸横 生死为贪 (123)
- 九、有意 无情 恩仇莫辨 (146)
- 十、虎胆 柔肠 毒中之毒 (157)
- 十一、往事 真情 庙里干戈 (177)
- 十二、你狠 我辣 斩尽杀绝 (196)
- 十三、横尸 闯命 迟来之情 (208)

- 十四、几绝 竟生 毒有毒制 (230)
- 十五、心澄 情暖 伊人堪怜 (250)
- 十六、情真 意长 将心连系 (259)
- 十七、小别 赋归 肘腋之变 (276)
- 十八、大威 浩穆 骑田横岭 (301)
- 二十、是耶 非耶 内忧外患 (311)

目 录

- 二十一、苦肉 明奸 强仇四聚……… (331)
- 二十二、斧刃 环芒 冤魂几许……… (351)
- 二十三、狼心·毒胆 伏外之伏……… (361)
- 二十四、辣手 绝情 残中之残……… (381)
- 二十五、断命 飞魂 麽斗之斗……… (403)
- 二十六、尔虞 我诈 斗智斗命……… (411)
- 二十七、屠灵 残逆 斧下落鹰……… (429)
- 二十八、狠杀 绝斩 铁胆毒心……… (452)
- 二十九、戏凤 擒逆 急流知退……… (462)
- 三十、碎箫 残玉 一世英名……… (483)
- 三十一、绝环 断首 再起波涛……… (504)
- 三十二、突变 迷离 梨花之劫……… (512)

- 三十三、狼子 淫心 凌迟碎剐……… (531)
三十四、血尽 魂绝 杀之无类……… (550)
三十五、歼敌 息战 一片柔情……… (563)
三十六、生德 不冤 铁面无私……… (581)
三十七、冰心 慈肠 仇蕴于恕……… (606)
三十八、恕敌 解恨 把酒称豪……… (613)
三十九、抒意 缠情 蹄扬征尘……… (631)
四十、谏言 摧爱 白芦隐煞……… (652)

一、铁蹄 腕铃 阎王笛子

太阳悬在空中，毒热得像一团火，淡淡的几抹云彩，又显得那么懒散无力，蝉儿也被热浪逼得寂息不鸣，这是三伏天的晌午，燥闷难当。

一条黄土路自野中蜿蜒而来，路旁有着几片疏林，路上的黄土已滚热得像刚出炉的跳豆，参差不齐的庄稼地里静荡得冥无一人，连那几丛半青不绿的小林子也仿佛疲困了一般，垂着枝丫在喘息。

黄土的尽头，一阵漫天尘土滚滚扬起，急剧的马蹄声就像是擂鼓一般，而当我们看见那尘头，听到那蹄声，这擂鼓之音已宛如擂到了我们的心上，以令人不敢置信的快速，像飞一样的来到了眼前！

嗬！好怪异，好神气的一匹马，一身皮毛细油光亮，马头上鬃毛却如雪也似的白。

马眸又赤红似火，再衬着那副金鞍银镫，一看就知道是匹罕见珍异的龙驹之种！

嗯，马是数得上雄伟轩昂了，那马上的骑士一定更属人中龙凤，翘楚之绝，但是，这位骑士呢？怎的马背上却空空看不见人影？

看不见？错了，不是看不见，而是这位骑士的驭马之术似乎有些与众不同，喏，那华丽耀眼的金鞍之旁，不是有条腿在勾着鞍缘么？他是侧斜着身躯在骑马吗？

只见，这乘铁骑奔驰的速度忽然渐渐慢了下来，这个时候，我们已可听到一阵断续而轻微的铃声，铃声很细微，但是，每在那有意无意的叮当声中，却好似有人在你的心坎上敲了一下，使得听到的人在不知不觉中感到有点寒栗，有点莫可名状的恐惧。

缓缓的，缓缓的，马儿终于停了下来，鼻孔里喷着白气，一再转过头去用鼻端去触摸着它的主人，于是，一声低沉的呻吟，像是叹息一样在闷然的空气中荡漾回转，终于游丝一振，飘散无踪。

一只手抓向金鞍，看那五指僵拙的模样，就晓得这位骑士大约不会十分健康的了，像是尽了最大努力，骑士的全身，总算在他粗重喘息中扳上了鞍坐，而那一张苍白的面孔，却更加没有血色了。

那面孔，老实说，假如不是像他眼前这么痛苦的扭曲着，一定是十分俊俏的，说是俊俏，亦未免浅誉了，因为，就以他目前的病态，还是另有一股英秀之气，嗯，这人确生得很美，斜耸的眉如剑，双眼大而澄澈，鼻梁端秀而挺直，嘴唇厚薄适度，而且，肤色白润细腻，他的整个外形，都散发着一种无形的脱尘超俗的气息。

他穿着一身纯黑的衣衫，脚上是一双皮紧靴，看模样很年轻，只是，假如你瞧得仔细，你会隐隐发觉，他那微

微上挑的眼角，微微下抿的嘴唇，不但含蕴着蔑傲的神态，更有一股说不出，道不出口的潇洒韵味。

这时，他已能勉强俯坐在马背上，马儿亲热的仰首嗅着他的面颊，低低的嘶叫着，他撇了撇嘴唇，轻轻摸着马儿雪白的鬃毛，于是，一阵断续的，轻微而古怪得震人心弦的叮铃声又响起了，阳光下，他的左腕上闪亮着流灿的银芒，不错，那正是几枚小巧而精致的铃铛。

这几枚小铃儿刚好串成一圈，像是手镯一样的套在他左腕上，每一枚铃上都精雕着一尊神态各异，或胖或瘦，或立或坐的佛像，有的笑口大开，有的宝像庄严，雕工奇妙，均栩栩如生！

那身黑色衣衫，已经完全被汗水湿透了，紧紧贴在他的身上，他吁了口气，睁着那只虽然疲惫，却仍旧清澈含神的眼睛，默默的向四周打量了一遍，拍拍马头，向前面不远的一片疏林指了指，于是，这匹通灵的坐骑，已平稳的得得行去。

树荫遮挡着他的面孔，马儿又轻轻偎了过来，伸着舌头舐着他，他叹了口气，拍着马头，呢喃的道：

“叱雷，方才你跑得太急太快了，差点摔下我来……其实，你该知道，我一时半刻还要不了命的，倒是这一顿敲，弄得我头昏脑涨……”

马儿柔顺的舐着他，低低的叫了声，疲乏的伸展了四肢一下，低沉的道：

“好了，叱雷，别磨我，让我小睡一下……”

于是，马儿也轻巧的屈跪下来，与他卧在一起，就像一对亲密的朋友，片刻间，这年轻人已沉沉睡去。

过了不知多久，当这年轻人被一阵愤怒的马嘶声惊醒的时候，阳光已经偏西一大截了，第一个映入他目光中的景像，便是他的爱马被八名大汉用“套马索”套着，正在咆哮的挣扎着，地下，尚横躺着三四个装束与那些汉子相同的角色！

一股出奇的愤怒涌上他的心头，但他却淡淡一笑将心里的火气按住，因为，他也同时发觉，在他的身侧，尚有三个面色严酷的中年人在静静的注视着他。

翻了个身，他已迅速将腕上的串铃解下放好，望着眼前成一字形站立的三个中年人，似笑非笑的道：

“三位朋友，不知是在下开罪了三位，还是那头畜牲发了野性，三位眼前这副面色，像是不大愉快似的。”

中间一个年纪稍长，紫色脸膛的汉子向前迈了一步，沉静的道：

“老相好，你这匹马儿是自何处得来的？”

年轻人剑眉一挑，随即又缓和的笑道：

“算是有缘，这马儿跟着在下来的。”

左边那有着一双招风耳的大汉厉吼一声道：

“胡说，凭你这下三滥的穷像，也会有这匹马么？”

年轻人满不在乎的笑笑，道：

“朋友，话别说得太绝！”

紫脸红膛的大汉回头瞧了瞧那匹在踢蹬不休的骏马，

皱皱眉道：

“相好的，我们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普天之下，只怕能在‘闪星魂铃’活着而抢来他这匹坐骑的人物并不多，以阁下这般形态，嗯，大约不会是什么了不得的角色，好朋友，告诉我们，‘闪星魂铃’寒山重死了多久了？你何时窃得他这匹异马的？”

年轻人差点失声大笑起来，他捂着胸腹，暗自骂着自己：

“寒山重呀，寒山重，你如今又叫这几个睁眼瞎子当成窃马贼了，你假如求不到救命丹药，到死还得落个臭名……”

不错，这年轻人就正是“闪星魂铃”寒山重，江湖上威名赫赫的鬼才，武林中睥睨一时的英豪，黑白两道闻铃声而丧胆的煞星！

他抚着胸口，吸了吸，放缓了嗓音道：

“各位朋友，你们怎能如此肯定寒山重已经死了？各位与他无冤无仇，又何苦触人家的霉头？”

顶着一双招风耳的大汉“嗖”的一个箭步上来，抖手就是一个大耳刮子，这年轻人，寒山重，在脑中急快的闪了一个意念，只有万分不情愿的挨了下来。

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他的左颊已红肿了起来，五条指痕鲜明的浮在脸上，唇角血迹殷然！

招风耳的角色重重哼了一声，破口骂道：

“好个刁钻小子，乳臭未干，说起话来竟也敢带刺讥讽，

告诉你，寒山重死追活缠人家‘白龙门’掌门人的千金龙女秦洁，被秦洁这妮子设下圈套，除了给他灌下一肚子毒药之外，又被‘白龙门’的三十多名高手围袭杀伤，这是七天前的事，到此刻，只怕寒山重尸首早就腐烂了，他娘的你这匹马不是偷来的，莫不成还是从姓寒的手里抢来的？”

寒山重闭闭眼睛，有些艰涩的道：

“好吧，便算我偷来的，六天前我经过‘山北’之外的樵道，无意中发现了一具腐尸，当时，这匹马儿便在那具腐尸之旁留恋悲鸣不去，状甚依依，我一时贪心，便将他占为已有，骑到如今……”

招风耳大汉咧嘴一笑，向他的同伴得意的道：

“大哥，三弟，就看这小子要尝点辣的才肯吐实，你们看，我猜对了吧？哈哈，稍上点刑，什么都招了，我‘千里闻息’周毅岂是等闲之人？”

紫脸膛的大汉微微一笑，沉吟了片刻，颌首：

“这小子所言的地方不错，寒山重受到重创之处，是在‘西淀’的小灵洲上，他那坐骑的脚程十分神异，穷一日之功，奔出百数十里外，也不足为奇，这小子在‘山北’城郊发现的那具尸体，一定便是寒山重的，他这坐骑名曰‘叱雷’，乃是自幼犊相随，寒山重死后，在他尸旁徘徊不去，乃属当然，嗯，只是这‘叱雷’野性难驯，狂猛无比，这小子却能驾驭于它，倒也是有两手并不简单。”

那招风耳的汉子道：